

文学 与 X



文学与X

杨光中 编
曾立平

江苏文艺出版社

文学与 X

·杨光中 曾立平编

*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7214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2插页 160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350册

ISBN 7-5399-0030-X/I·27

统一书号: 10141·1174 定价: 1.36元

责任编辑 伍恒山

目 录

我看文艺学	钱学森(1)
文艺社会学	叶永烈(7)
文学·观照·劝惩	包忠文(13)
创作是一种信息流程	陈 辽(17)
文学风俗画的迷人力量	徐兆淮(21)
校园里的“早恋文学”	应 名(26)
文学感情流的三层次	陈天庆(32)
文学和鬼神	俞 律(40)
文学与美酒	庆 芝(43)
文学与吃	赵力田(46)
如果一个作家成了裂脑人	杨春鼎(50)
从罗丹的一次“自控”说起	叶 楠(58)
作家的旋风式思考与冷处理	张宏梁(64)
文艺创新的一条妙法	袁 云(71)
漫步文学、书法之间	陈玉田(77)
从“人咬狗”说到逆向思维	苏支超(81)
美的通道	黄浩森(86)
人才文学的兴起	叶永烈(91)

从大家庭到小家庭	赵 同 象 洋(97)
文学是人学别一解	张开理(101)
文学与妓女	陈鸿祥(109)
拙憨见美	金 予(114)
性与创作冲动	吴东阳(117)
文学与采矿	周梅森(125)
文学与建筑美学	邓晓文(128)
沧海桑田话文学	夏树芳(135)
文学与环保学	赵 同(143)
胸中有个大千世界	高庆荣(147)
电脑·文艺创作	宋志成(151)
飞翔的启示	王德安(155)
文道与医道漫谈	袁 云(158)
文学与科学之间	杨光中(162)
文章的节奏	吴调公(166)
丹青的妙用	李 伟(174)
文学与服饰	梁 晴(181)
从奇装异服说到怪诞	杨志华(183)
语言中的一枝花	李克因(189)
谜语与诗歌	沙 龟 农(192)
“瞎话”与“瞎话儿”	孔西行(195)

知识广度和文笔水平	秦 牧(199)
研究古典文学的必备知识	郁贤皓(206)
文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丁新伯(213)
一枝一叶总关情	徐廷华(219)
方寸之内寄深情	洪宝森 郑屠前(223)
泥土及其他	熊梅生 王宜早(226)
话说聊天	孙华炳(231)
后记	编 者(234)

我看文艺学

钱学森

英籍作家韩素音女士不久前提出要解决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相分裂的问题，说分裂是不利于文化发展的。这大概就是说西方国家的现实情况。在我们国家里，也有些同志把科学和艺术看作是截然孤立甚至对立的领域，把科学家看作是与艺术绝缘的人。我认为这种认识也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呼吁文艺工作者要多和科技工作者交朋友，以促进相互的了解。在一九八〇年第二次中国科协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又讲了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的联系，提出科学技术现代化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这篇东西后来发表在《科学文艺》1980年2期）。这点努力可能有些效果，但眼看得见的变化也不大。紧接着的倒是在国内出现了“美人儿封面”的科学技术普及期刊和所谓“科幻小说”这样的奇特产品。现在好了，终于在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科学文艺》上有了马识途同志的文章，对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结合，对科学文艺提了看法，我读后感到非常愉快，很赞同。是

呵，道路总是曲折的。

但我也是乐观的，这条路一定要走通。所以我再写这篇东西，讲讲把文学艺术活动看作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可以作
为一门学问——文艺学来研究。我的这点意见，对不对？请大家指教吧。

—

我感到文学艺术界的同志对一切规章制度比较敏感，因此可能不喜欢听人讲什么规律；据说有的甚至不承认有美学这门学问，强调自由创造。我们这些科技人员，常常被文化人同志们认为是一群刻板行事，思想不那么活跃的家伙，因为科技人员信科学，讲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这是把规律的约束和创造的自由对立起来了。其实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人喜欢不喜欢，它都要在那里起作用；不承认它，一旦违背了它，倒要撞车，反而没有自由了。承认规律的存在，努力去认识它，利用它去活动、去创造，才有真正的自由；这才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当然文艺工作者在许多领域内也还是重视研究规律的。例如在绘画，就要研究色彩、明暗、线条的学问。在音乐，就有和声学，对位法，以及器乐法等专门学问。这些学问可以说是科学技术在文艺中的应用，是文艺技术科学。

另外在我们国家，文学艺术有一个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我国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坚定不移的，就如科学研究的结果决不能违背客观观察和测验。要做

到这一点，一定要研究理论，首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坚持并发展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都是研究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可以称为文艺学的政治理论，或政治文艺学。但还有其它理论。要加深对文学艺术事业的认识，例如现代文学艺术的结构，分几个大的部门？大部门之间的关系怎样？部门内部也还有层次，一个一个台阶，逐步提高。研究这种内部结构的学问可以称为文艺学中的文艺体系学。

二

我曾在谈到科学技术的体系时，把现代科学技术划分为六个大部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见《哲学研究》1982年3期），扩大了传统的科学体系。与这相似，我想文学艺术也有六个大部门。

一个文学艺术的大部门是小说杂文，这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章回小说，杂文等。表达手段是文字的陈述。

再一个文学艺术的大部门是诗词歌赋。表达手段虽也是文字，但陈述性少，更多运用传神。我倾向把群众创造的顺口溜，不太文雅的打油诗都包括在这一大部门。

另一个文学艺术的大部门是建筑艺术。我想这不宜只包含土木构筑，还应把环境包括在内，也就是园林艺术，它们本来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在这一领域里，小可以缩到盆

景，大可以到几十公里的名山风景区，再大可以扩为上百公里的国家保护游览区。因此这个部门应该称为建筑园林。

又一个文学艺术的大部门是书、画造形艺术。这里包括米粒上刻图、刻字，再大一点到印章、泥人、书法，直至壁画、佛像。小至一毫米，大至四川乐山大佛的几十米。

再一个文学艺术的大部门是音乐。声乐、器乐、独唱、独奏、合唱以及大小乐队的演奏。

最后一个文学艺术的大部门是综合性的艺术，包括戏剧、电影、舞蹈和歌剧类的我国各剧种，如京剧、沪剧、评剧等。相声、说唱也可归入这一大部门。至于电视剧当然归入到这里了。这个部门也包括节日烟火以及最近出现的激光和音乐综合演出。

以上六个文学艺术的大部门是用其表现方法来分的，能不能这样分？有没有大的遗漏？应该探讨。现代文艺的一些重要技术手段，如广播、电视、唱片、电视片、录音带、录相带等就同古老的书画、画册一样，可以为不止一个文学艺术部门服务，它本身不是什么文学艺术内在的部门。当然，技术手段影响行政组织，所以国务院分设文化部和广播电视部。

至于与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都有关的如科学技术普及作品和科学小说、科学幻想小说呢？我想科普作品不妨纳入科学技术。科学小说和科学幻想小说以及这类题材的电影等可以归入文学艺术，进入上述六大部门中的一个部门。

三

关于文学艺术的结构问题，除了纵的大部门划分之外，也还有一个横的划分，就是前面讲的分台阶的问题。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时就举两千多年前“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的例子。“下里巴人”是群众性的，大家懂得的歌曲，而“阳春白雪”是高级的歌曲，能唱的人比较少。可见分台阶是自古已然。文学艺术，不管哪一部门，是诗词，是戏剧，都分若干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民间的，群众自己创作的，这是文学艺术的基础材料。文学艺术的专业工作者都要在此基础上提炼加工，从此吸取营养，创造出更高台阶的作品。高级作品逐步为群众所接受，又能在普及之后对群众的文学艺术作品有所提高。专业工作者靠群众，群众又靠专业工作者；高级作品要有低级作品的基础，低级作品要依赖高级作品才能上升发展。因此第一个台阶是十分重要的。

在第一台阶以上还有几个台阶？我现在也还说不清楚，大家来探讨。但我想总不会是一两个台阶，因为，我认为文学艺术有一个最高的台阶，那是表达哲理的，陈述世界观的。在诗词部门就有，李白的《下途归石门旧居》是这样一个例子吧。在音乐部门中也有，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弦乐四重奏 111 号作品，布拉姆斯四首庄严歌曲等都是。这类最高台阶文艺作品给人的冲击是深刻的，持久的，所以我想，应该把它们放在顶峰位置。如果同意这样的看法，那我们就

可以讨论是否所有六个文学艺术的大部门都有这种表达哲理的作品，哪个部门暂时没有，就是那部门的一个奋斗目标了。

讲了文学艺术的小说杂文、诗词歌赋、建筑园林、书画造形、音乐和戏剧电影等六个大部门，讲了文学艺术从群众性创造的第一台阶到哲理性作品的最高台阶，文学艺术体系的轮廓就有了，当然还有大量研究工作要做，还有待于充实和深化。

四

关于文学艺术这门把文学艺术作为人类一个方面的社会活动来研究的学问，我能说的就暂到此为止。除了政治文艺学和文学艺术体系学之外，可能还有其他文艺学的组成部分要我们去研究。总之文艺学实际上是对应于又一门现代学问——科学学的，科学学是把科学技术作为人类又一个方面的社会活动来研究的学问。不论文艺学，不论科学学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需要的学问。

超出文艺学再往上，就是哲学了。人类文学艺术活动这一社会实践概括成什么呢？我想是马克思主义美的哲学。我赞成李泽厚同志的见解：美是主观实践与客观实际交互作用后的主客观的统一。其实不但文学艺术的美是如此，科学技术也有美，也是如此，A·爱因斯坦就是这么说的。

文艺社会学

叶永烈

新春，上海工业大学的一位教师来访，带来了新的信息：该校正在着手筹建全国高等院校未曾有过的新专业——工业社会学。

这是社会学蓬勃发展的标志之一。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以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发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最早提出了“社会学”这一名词，并成为这门新学科的奠基人。一百多年来，社会学成为社会科学中甚为活跃的学科，派生出许多新的分支——政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教育社会学、家庭社会学、老年社会学、青年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上海工业大学建立工业社会学专业，为的是研究工厂生产中的“人际关系”，研究工业生产与社会的关系。

为了系统地研究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在比利时艺术家米凯尔、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俄罗斯哲学家普列汉诺夫和德国文艺理论家霍普斯坦因等的共同努力下，创立了崭新的“文艺社会学”。文艺社会学可以说是

文艺和社会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或者说是交叉学科。文艺是文学与艺术的通称。文艺社会学又细分为文学社会学、音乐社会学、电影社会学等等。法国戈德曼还提出“小说社会学”，那是文学社会学中的一个分支而已。

在我国，文艺社会学如同工业社会学一样，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一九八六年初，上海市文艺社会学会宣告成立，意味着文艺社会学已受到人们的注意。

对于许多读者来说，文艺社会学还是一个陌生的新名词。其实，几乎每一位读者，都曾涉足文艺社会学领域，思索过文艺社会学课题。

远的不谈，就拿一九八五年十二期《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的纪实小说——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来说，在读者中引起了轰动。为什么呢？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那就是因为这篇小說尖锐地反映了当今中国众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城市公共交通。在社会学中，有一门叫应用社会学。城市公共交通问题，本属于应用社会学的研究课题，而刘心武却写出了应用社会学小说！作者的笔，触及了一系列应用社会学问题：北京“公共电、汽车公司的一万名司机的平均工资仅仅五十元”！“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打了正式请调报告”！“票价绝不能涨。可是汽油涨价了”！“北京公共电、汽车的定员标准是每平方米最多装载九人，实际上高峰时已达每平方米装载十三人”！……这一个个“！”，其实就是一个个“？”——亦即社会问题。这一部纪实小说，把一个个社会问题如实地端到了读者面前。正因为这样，引

起了读者的深思和共鸣。“问题小说”的实质，就是勇敢地把应用社会学中敏感课题搬进了文学。城市公共交通只是其中的课题之一，诸如青少年犯罪问题、生活方式问题、老龄问题、婚姻家庭问题、住宅问题、社会舆论问题等等，也都是应用社会学的研究范畴，是文学家们驰骋的广阔天地。

文学与社会本来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而文学所反映的正是更典型、更集中了的社会生活。文艺社会学着眼于研究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对于文艺理论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内容。

文学家与社会学家都把目光投向社会，都深入到社会生活之中，采访、调查、研究。他们同以社会为研究的目标，同以访问、调查为途径，只是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最终成果不同——文学家写出了文学作品，社会学家写出了社会学论文。他们是同路人！例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曾多次到江苏吴江县调查，写出了社会论文《三访江村》，剖析了中国江南农村在半个世纪中的社会变迁情况。如果费孝通教授是作家，那么，他写出的将是长篇小说，而不是社会学论文；同样，老舍笔下的《茶馆》和《龙须沟》，是旧北京和解放初期北京市民生活的缩影。如果老舍是社会学家，那么，他完全可以写出《旧北京茶馆调查》、《龙须沟治理前后市民生活的变化》那样的社会学论文。由此可见，文学家与社会学家是天然盟友，有着密切联系，只不过文学家偏重于形象思维，而社会学家偏重于逻辑思维。如果刘心

武是社会学家的话，他写出来的必定是《北京城市公共交通调查》那样的社会学论文。

小说毕竟是虚构的，而注重真实的报告文学则与社会学靠得更近。有些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的报告文学，甚至可以说是文学化的社会学论文。如一九八五年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李宏林的《八十年代的离婚案》，把笔尖深入到“农村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的领域。最近，有人提出应当建立一门“改革社会学”，那么陈祖芬的报告文学新作《论观念之变革》、《全方位跃动》、《经济和人》可以说正是涉猎了这一社会学的新领域。

虽然小说、报告文学不等于科学论文，但是如今却已成为社会学家的研究资料。一位联邦德国的专家来沪时，曾告诉我，她正着力于写一篇论文，题为《从中国小说看中国教育制度》。她把刘心武的《班主任》等，都作为研究资料。可以说，她正是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透过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研究中国社会生活。

文艺社会学的另一重要命题，是研究文艺的社会效果，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文艺报》社邀集首都文艺家讨论“文艺与群众”的关系，提出文艺要贴近时代、贴近群众。唐达成同志说：“不写人民魂牵梦绕的事情，人民就会报之以冷淡。”其实，这个座谈会所讨论的，正是文艺社会学的范畴。文艺只有及时反映当前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贴近社会，才能贴近群众。一九八五年文学创作中的重大变化，就在于纪实小说的崛起。“口述实录

文学”《北京人》，写了一群凡人，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生活，使读者产生了亲切感。有一次，我乘车外出，跟司机聊天。那位司机本是通俗小说的热心读者，几乎不看纯文学杂志。但是，当他听说《公共汽车咏叹调》“带劲”之后，便想方设法借来了那一期《人民文学》……从那位司机身上，我看到了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武侠小说曾对纯文学构成莫大的威胁，夺走了一大批读者，但是，一旦纯文学贴近社会，缩短了与广大读者之间的距离，就会成为读者的挚友。不久前，有人建议创立“读者学”、“观众学”，其实都应隶属于文艺社会学。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要获得读者、观众的喜爱，作者必须走出象牙之塔，直面人生，直面社会。不要去苛求读者、观众，不必责怪他们没有“高雅的欣赏力和一定的文化素养”，首先应当考虑自己的作品是否贴近社会。作者的笔，一旦射中了读者的心靶，如同那位不大看《人民文学》的司机一样，也会去借、去找。他说：“想不到，还有专门写我们这一行的小说！作家很懂民情，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话……”

至于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倒是历来为人们所重视的。在报刊上，常常读到一些报道：“一个孩子上吊自杀了，他的身边放着一本武侠连环画。”“一个青少年因为看了黄色录像片，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些属于“负效果”。好书常常给人以振奋、向上的力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使多少读者奋发，属于“正效果”。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当然应该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希望作品在社会上产生正